

北京瓢爷的故事系列之一

风中有个

独孤求隐◎著

美丽的你

（下卷）
温温处处有姻缘
烟缕深处道理长

江山难移 不变的是笑傲的沉静

平常心反倒如愿以偿

盼好事 往往是空喜一场

但只求 瞬间的辉煌

去日之后是难忘

真金不卖去日苦

流水休道日月长

朝露但觉光前短

人生苦短 飘落何方

分手 相离相聚

两个 相遇

两座山 不一定碰到一起

一个苦哈哈北京瓢爷的点儿背经历

蜜意柔情的两个傻兮兮可心儿女

演一出憨呆呆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

掩卷之余谁都想甜蜜蜜地体验一把



新世界出版社

独孤求隐◎著

风中有个

(下卷)

美丽的你



■ 新世界出版社

内.容.提.要.

一个曾经的百万富翁；一个赔得底儿掉的北京男人，在一个深爱着他的女人的鼓动下，到另一个女人——一位女老板家打工。女老板是个大款，男人是个穷鬼……男人能否达到他“潜入”女老板家中的目的，并最终将她搞定？女大款及她的儿子与男人会产生怎样的关系？男人和两个女人最终的结果又如何？

本书文笔细腻、语言生动、妙趣横生、酣畅淋漓、大喜大悲、起伏跌宕、出人意料、感人至深。为近年不可多得的一部张扬人性与爱情的力作。

新世界出版社近日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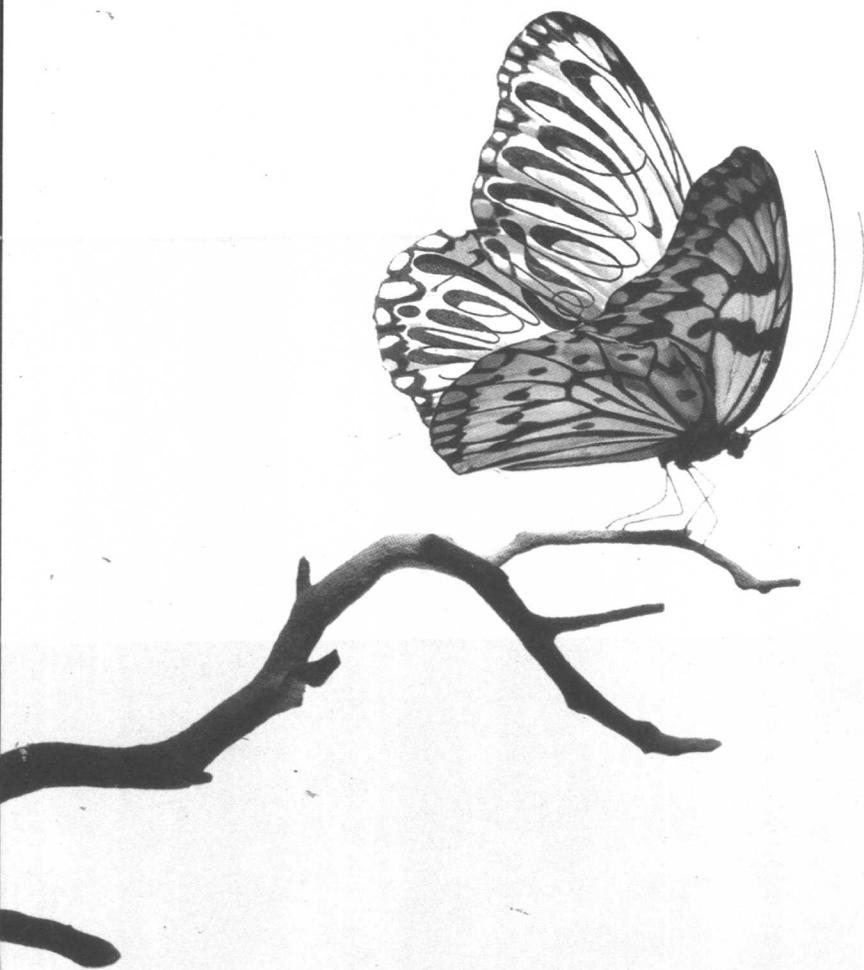
北京瓢爷的故事系列

《风中有个美丽的你》（之一）

《北京八大瓢》（之二）

《神经时代》（之三）

选题策划 / 阿 荣
责任编辑 /
装帧设计 / 贺雨婷



下部

现在的一切都进行的那么正常,正常得好像按部就班得排列好了一样。现在的一切又在不正常,不正常得在正常中失去着宁静。可这不是挺好吗?这种把正常变得不正常的过程不正是在一种原本简单的初衷之后所期望、等待的吗?

这一切从何时开始的?是他那次为她打洗脚水,掐灭了她的烟头,还是为她别好胸前的饰物?是为她洗过内衣还是今天和她一起照相?

那种情不自禁的笑让他感到忐忑。她的笑已经真诚,已经妩媚,已经发自内心,已经温情脉脉。这样好吗?就这样下去吗?卑鄙吗?丑陋吗?罪恶吗?

她刚才怎么说的?我能帮上你什么吗?也许有一天你会需要我的……她好像明白着许多,在一个只是有些不太走运而非傻子的人面前,能别人是傻子吗?赎罪是良心,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决心,寻找机会那可是雄心呀!良心从属于决心,决心从属于雄心,如此而言,其归宿不就演化成了贪心?可即便是贪心又怎样呢?自古成败论英雄,如果贪心再能回复到雄心、决心和良心岂不更好?明白好,明白了,他的目的也就简单了;明白了,她就有当好人犯好心的机会了,可真要当好人犯好心,往破烂不堪的叫饭花子的缸子里扔钱的都是好人都有好心,可谁见过谁给人家扔过上百元、上万元……以至上百万呢?那不是笑话吗?

要成为笑话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东西也就还需要过程和

时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再沉静些吧!再尽心些吧!再等吧!再熬吧!铁树都能开花,何况人心呢?人心毕竟是肉长的嘛!谁说不可能呢?没准儿,人家真的就不图回报,好心使然地帮你一回;没准儿,人心真的就开出绚丽的花来。美国人不是一激动就给联合国扔上十亿美金?不是有钱也不留给子孙,而是捐赠给慈善机构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人也是人呀!

股票跌了有再涨的时候;工作丢了有再找的时候;老婆没了有再续的时候……聪明的,你告诉我,我命不该绝,绝处逢生,生的伟大,大器晚成的日子该来到了吧?

覃菁在干什么?会想到在这样困苦的日子里的我,今天竟这么高兴吗?她也许也在笑,可她的笑会像自己这么开心吗?

他们也曾笑过,苦涩中透着欢乐,欢乐中透着苦涩……想到他们那种苦中作乐的日子,李欣的心不禁有些颤栗。

春节时,邵雯回来了,在李欣死里逃生,断了一条腿后的日子里,她回来了,可很快又走了。话不投机,她挺生气。李欣拖着尚未痊愈的腿赶到机杨想送送她,可看到的仅是一片空茫的蓝天……她走的第二天,他来到了景山公园,园内崇祯自缢处的那颗歪脖树依旧是那么孤槁苍凉。李欣站在树下有些痴愣地看着牌子上的字,感触良多。

从景山一瘸一拐地出来,李欣又来到护城河边,当他望着河水在独自冥想时,两个戴着红袖标的老太太来到他的身后,“小伙子,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吧?我们可都瞄了你好几个小时了。”

李欣笑着摇摇头,转身走开。黑头发的老太太对白头发的老太太说:“你看他那眼神,盯着水面一动不动,有个词儿怎么说来着……对了,死不瞑目。只有失恋的人才这么投入。”

白头发老太太另有见解地说：“看他那条腿一瘸一拐的，谁能看上他呀！要我说，是炒股，只有炒股才能让人这么悲痛欲绝。这年头，失恋已经不行了。”

“那你不赶紧跟你儿子说，股票别炒了。”

“他都入了道儿了，哪拦得住呀！都赔进去好几万啦！”

“那干嘛还玩呀？”

“玩的就是心跳呀！”

“钱那玩意儿真闹人。”

“哎！他怎么又停下了？”

黑发老太太叫了声，“走，跟上去。”

李欣看老太太又跟了过来，只好回身来到汽车站旁。两个老太太还在说着：“要死也别死在咱们这片儿呀！”

“他那个头儿，这水淹不死。”

“没准儿，你没听那句话吗？护城河没盖盖子……”

车来了，李欣上了车。黑发老太太还在惦记着，“他不会去北海吧？”

白发老太太说：“上北海还不如上景山，崇祯那棵歪脖子树下，多好。”

傍晚，马路的车站边，李欣百无聊赖地走着。一个报贩迎上前，将报纸递到李欣面前，嘴里喊着“晚报！晚报！”……李欣接过报纸，一摸后裤兜才发现兜里的几十块钱不知何时被人掏了，那可是他像他们一样辛辛苦苦挣来的几个卖报钱呀！可……不是说那悲痛的一切都过去了吗？为什么还……噢！那刚才上车的时候怎么没人叫他买票呢？那个年轻的女售票员邂逅了一个小伙子，俩人越聊越热乎，把本职工作都抛到一边了。这样倒好，省钱了。李欣将报纸送了回去，报贩以为他没零钱说我这儿

能找开，李欣摇头走开了。既然没钱，就真走不动道儿。寻了处电话摊，李欣给覃菁打了电话，守电话的摊主说四毛。四毛还叫钱吗？可这会儿，没它，就走不动道儿。李欣索性豁出去，又要了瓶可乐，一包中南海！“六块。”摊主将烟扔给了他。李欣接过可乐，点上香烟，“我还得再喝呢，呆会儿再算。”

天渐黑，挤车的人，奔流的车让城市变得混乱。摊主已开始收拾东西，“你把钱交了吧，我要回去吃饭啦。”李欣却说：“再等会儿。”

摊主不明白他的意思，“等什么呀？都等多半天啦。你是不是没带钱呀？没钱就少喝几瓶，这一会儿都七、八瓶了。没钱就说一声，看你不像玩赖的人。”

李欣的脸开始泛红，“不是，不是……”

“不是什么呀？快点儿掏钱吧。”摊主显然已经急了。李欣还想再解释句什么，摊主叫道：“你他妈再不给钱我就抽你了！”正在这时，覃菁从车上跳下来，“怎么回事？”

“这不就叫背嘛！”

覃菁忙掏出钱递给摊主。结完账，她问道：“你怎么啦？”

李欣心烦意乱地说：“没什么，就是有点儿难受。”

覃菁搀住了他，“咱俩走走吧。”

天晚了，风卷处，树枝沙沙，夜色凄迷。李欣遥望远方，目光呆滞地说：“你说这人要背到极点会是什么样子？”

“喝口凉水都塞牙。”覃菁“噗嗤”一笑。他说：“咱们找个水管子吧。”

“干嘛？”

“想喝凉水。”

“今儿就算啦，明天咱俩上昆明湖。”

翌日上午，他们来到了颐和园。初春时节的昆明湖畔，游人如织。玉带桥边，有觅食的鱼儿轻游。李欣不等跟覃菁说句什么，便蹲下身去，埋头喝起冰凉的湖水。桥洞旁的覃菁见此情景急忙跳下来，“你还真喝呀？”

李欣抹着嘴上的渍水，站起身沉浸地说：“我本来就打算灌它一肚子。”

“给。”

“什么？”

“黄连素。”

“你早准备好啦？”

“我还不了解你？少喝点儿也没关系，谁让你那么面呢？”说着，覃菁就把药片塞进他嘴里。咽下药后，李欣还要蹲下身去饮水，覃菁拉住他，把手中的矿泉水递上，“行了，别二百五啦！给，漱漱口。”

让覃菁无奈的是，李欣把漱口水也咽进了肚子里。喝完水，李欣总感觉嘴里有什么东西，揪出一看，是根水草，“看来，我真是那个倒霉蛋啦。”

覃菁笑了，用手戳着李欣的额头，“你呀！让人说你什么好呀！傻死你算。”

夜晚，两人来到了汽车站。分手前，两人相互凝望着，彼此的眼中都充满了一种强烈的依恋。“她走啦？”覃菁轻声问。李欣点点头。

“挺累吧？”他仍是点点头。覃菁上前抱住了李欣，说：“在我的肩上歇歇吧……”

李欣靠在了她的肩上，许久后，她又柔情似水地道：“你要愿意……我想陪你回去……”

她,叫覃菁。这个叫覃菁的女孩在他最困苦的日子里陪伴着他,又是在他最困苦的境遇下走入他的心田的。不该走时的人走了;不该来时的人来了,这前后脚中的姻缘难道就是他本源的命吗?他的命真的是这样吗?过了些日子后的一个夜晚,李欣做了一个梦。人在困苦的时候,理念往往是脆弱的;人在脆弱的时候,感情往往是寄托的。正因为此,一大早他就跑了趟白云观。当李欣低着头匆匆走回家中,正要开锁的时候,他感到一只手正拍上他的肩膀。他吓了一跳,一袭冷汗像泼上身一样,当时就让他感到衬衫和肌肤间的冰凉。回过身来,他才看清原来是覃菁。覃菁蹙着个眉头问:“你想什么呢?我喊你好几声都没听见?”

“我不是想……可……我自己都不知想什么呢!”

两人进屋后,覃菁又问他:“怎么,病啦?”

“除了精神上有点儿毛病,其它地儿哪都没事。”

“你这人心理素质怎么那么差?”

“我还差呢?前些日子杨大妈看我烦,直诱惑我跟她练法轮功,我犹豫再三终于抵御住了,还怎么着呀?”

“行啦,别贫了。你这一大早上哪儿去了?连炉子都灭了。”

早晨出去的早,也没顾得上看火,进了屋后李欣才感到是火灭了。覃菁说完,就去屋外找来劈柴生炉子。火苗嗖嗖地燃起来的时候,李欣觉得在这样寒冷的冬天里,屋子内有个女人真好。

“哎!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你猜我这回梦着什么了?”

“不是女人就是钱吧?”

“女人对我来说,这会儿早玩完了。我哪还有那兴趣呀!守你一个我还保不准呢!”

“你还没糊涂呀！我以为这笔钱赔得你都晕了呢。”

“再晕我不也得擦干净身上的血迹，踏着自己的鲜血前进吗？”

“你还有血吗？说吧，那肯定是梦着钱了？”

炉子中的烟熏起来，弥漫的烟雾倒让屋子内生出了些暖意。李欣一边咳嗽着，一边充满想象地道：“我梦见在一座特别幽静……的山中，浓雾弥漫，就跟现在……有点儿相似。有一个白胡子老道，坐在有好几层楼高的……那么一棵古松上，身后是万道霞光。我就像一个虔诚的信徒一样跪在他的脚下，他摇着手中的佛尘慈眉善目地跟我说了四句话。你说奇怪的是，这四句话我醒来的时候愣给记住了。”

“那四句话？”

李欣从怀中掏出张纸条打开来。

“你干嘛装在身上，当护身符呀？”

“我刚去完白云观回来。”

“白云观？干嘛去了？”

“烧香。我把身上的钱全放那儿啦，就留了到家的车票钱。”

“你还真信呀！”覃菁吃惊地望着他。李欣睁着发红的眼睛，直目愣愣地说：“我不信它我信谁去呀？信法轮功？那不明摆着是骗子吗？信上帝？上帝能帮我一点儿忙吗？信人民币？人民币它在哪呢？说心里话，谁这会儿能给我钱我就信谁，谁有奶谁就是我娘。你看这四句话……‘忙忙碌碌苦中求，白云苍狗几时休。梨花结在桃花下，没有老来没有愁。’”

“‘忙忙碌碌苦中求，白云苍狗几时休’……你这么惨吗？”覃菁低吟着前两句话，禁不住嘀咕道。

李欣拉长着脸，拖长着声音说：“我没这么惨，谁有？从百万

富翁到丐帮弟子,从傲然屹立到穷困潦倒,还怎么着呀?妈的,好像我祖宗上得罪过谁似的,轮到我赎罪啦!谁呀?秦始皇时有个叫李斯的,跟赵高一起阴谋篡夺皇位,成为乱臣贼子……《水浒传》里有个叫李明的,被杨志一刀砍下马来,可怜半世军官,化作南柯一梦……《金瓶梅》里有个叫李瓶儿的,是有名的淫妇荡娃……满清时,有个卖国贼叫李鸿章的,留下千古骂名……老北京那会儿有个放高利贷的叫李扒店,整日坑蒙拐骗……还有谁呢?剩下的就都是好人啦……”

覃菁说:“我跟你說一个吧。”

“谁?”

“当代一台独分子——李登辉呀!”

“我说呢!都是丫闹的。哎,他死了没有?”

“听说住院啦。”

“我看出来了,他要是不死,我就老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哎,说真的。这几句话,你真是做梦梦的?”

“这是开玩笑的事吗?我的命呀!”

“我觉得这东西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咱们先往好里想,这‘梨花结在桃花下,没有老来没有愁。’一句,你知道什么意思吧?”覃菁说着,忽然神情肃然起来。

李欣的脸上挂上了惨笑,可这惨笑中又掺杂着一种近于哭丧、近于黯然、近于羞涩、近于歇斯底里的表情,“我车上都琢磨了一路啦!我他妈不就是梨花,我他妈是继续倒霉还是要走运?我他妈再傻也知道,不他妈就说我得吃他妈女人饭吗?”

李欣一连串的他妈的说过后,覃菁释疑地笑了,“你还没糊涂呀!”

“再糊涂？再糊涂我就干脆他妈上吊得了！”

“那还不赶紧抓住机会给人家打电话去？”

李欣当然知道覃菁说的是谁，可此刻就让他付诸行动他还毫无准备，因此他不无自嘲地说：“可要不是她那？可她要一个大嘴巴给我抽出来呢？去年咱们在外地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吃饭，一个南京的老太太不是给我算过命，说我这人百花深处不开花吗？你当时也在边儿上呀！”

“那是你没赔钱的时候，现在不一样了。”覃菁还在给他打气。

“你下午有工夫吗？”李欣的心里有些烦，也就不想跟她就此问题再费口舌，另辟了话头说。

“上哪儿去？”

“雍和宫呀！咱再拜拜去。”

“你梦见的是道，雍和宫是佛呀！”

“也是呀！那说来说去，我是不是还应该拜银行呀？”

“银行是什么？你想想？”

“财神呀！”

“这不就压上茬了吗？走吧。”

“干吗？”

“请财神去呀！”

“那咱们也先得把龕桌做好呀！”

那天，在雍和宫旁的马路上，李欣和覃菁抱着一尊财神心满意足地走着时，两个老外喜形于色地迎面撞来，望着财神像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叫起来。覃菁听明白了人家的意思，敢情是两个美国人，想买他们手中的财神。覃菁一咬牙，狮子开口地跟他们要一百美元，两个老外磕头儿都不打地塞过钱来，快哉乐乎地走

了。

李欣和覃菁高兴地直想跳。李欣感慨地说：“看来……我应该做国际贸易。”

覃菁拉起他的手，“我听说美国人特实在，中国人一玩他们一个准儿。走！”

“干吗去？”

“再请一尊去呀！”

天黑了，空气已变得凛冽。两人坐在马路边仍在等待着那种偶然的运气。路人匆匆，却再也没有人给他们企盼的注目和询问。

覃菁忧形于色地说：“你说咱俩是不是快得病啦？”

李欣强颜一笑，“什么叫快呀？都病入膏肓了。”

覃菁站起身，把手伸到李欣面前，“走吧，国际倒爷。”

李欣拉着她的手，神情沮丧地站起来时，忍不住抓挠了一阵裤裆处。

“怎么啦？”覃菁问。李欣面露诧异色地说：“我这俩蛋怎么又凉又痒呀！”

覃菁明白过来后，涨红了脸，“瞧你那点儿出息。”

“你说这美元不会是假的吧？”

“不会吧，我看着挺真的呀！”

“明天先上趟银行吧，验验真假。”

“也是。”

回到李欣的小屋后，他们将财神恭敬地供在了新钉好的龛桌上。覃菁随后就忙着做饭。没多会儿，饭菜就已摆到了桌上。李欣说，咱们再敬一炷香吧。覃菁看他认真的样子，便从龛前拿起香来递给了李欣。两人点上火，面对神龛神情庄重地鞠了三